

第一章

我的頭痛得好像要裂開來一樣，好想安安穩穩地睡上一覺，可是身體又冷得難受，於是只好掙扎著醒來，想要找件衣服或者別的什麼東西蓋一下。

我慢慢地睜開眼睛看到的卻是一片陰冷的天空，灰色的雲朵彷彿和天空融合在一起，灰濛濛的一片，我一下子坐了起來，內心疑惑，咦，我怎麼睡在這露天的地方？

一坐起來，發現身體整個都疼，就像訓練過度的感覺，轉頭四下打量，發現我竟然睡在一片草地上，枯黃的草葉上沾著露水，空氣裡彌漫著一種山區特有的潮濕味道，天氣陰霾得像馬上就要下雨一樣，現在是秋末，這種天氣其實很正常，奇怪的是冷得刺骨，感覺像有針往骨頭裡扎。

我前面是一片小樹叢，從我這邊看過去，只有光禿禿的樹枝，上面的葉子掉得一片不剩。現在是秋末，這種現象可以理解，但是我還沒見過葉子掉得這麼徹底的樹呢。

我對自己現在身處的情況有些不解，努力讓自己回憶起到底是怎麼會睡在這裡的。

我叫吳望，今年十九歲，現就讀於警察學校二年級，因為家裡的關係，早已經開始在警局裡實習了。雖然爺爺義正辭嚴地與局長商量讓我加入刑偵科，但是我畢竟才大二，局長對此十分為難，最後還是頂住爺爺的壓力，將我劃分在警民關係科裡，負責宣傳警局的新政策啊，走訪對警方不滿的，或者有反社會傾向的居民，要不然就是查查街頭小販，簡而言之，跟派出所警察差不多。

大多數人——包括我，都覺得局長這樣的安排是無可厚非的，畢竟我只有十九歲，刑偵科雖然是警局裡最重要的部門，但是也是最危險的部門之一，讓一個大學生隨隊出勤，未免太危險了。但是爺爺不這麼想，他在沒退休之前就是副局長，我爸從事的並非警察工作，所以希望我能繼承他，投考警察學校，我爸和我媽不和我跟爺爺同住，也救不到我。

不過對我來說，爺爺雖然是個專制的家長，卻依然是我最重要的家人，而且我也不討厭警察這個職業——只不過現在的實習單位對爺爺來說有點不理想而已。

我記得今天因為同事張哥回鄉探親，讓我幫他看一看他負責的區域。確切來說，就是去他負責的村子走一趟。其實也沒有什麼事，就是陪孤寡老人聊聊天，到村裡的派出所詢問一下村子裡的情況。

因為路途比較遠，所以大概一個月去一次，這次正巧張哥有事，我就來了。

沒錯，我應該在那個村子裡，之後呢？我模模糊糊記得那位村長特別熱情，要帶我看新建的學校，據說那是善心人士捐款蓋起來的，然後我跟著村長上了他那輛 BMW，讓司機載著走在新開的公路上往學校開去。

學校離村子並不遠，他這麼做無非就是要炫耀一下在外國做生意的兒子對他有多好，送了輛 BMW 紿他。我想說反正就這麼一次，以後應該也不會來，就讓他炫耀唄，而就在他正大談闊論著他的兒子時，車子忽然衝破了公路上的圍欄，衝下了陡坡……

後面的事情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了，只記得那時候村長說的最後一句大概是「天氣怎麼陰陰的，好像要下雨的樣子」。

我抬起頭，天氣的確跟村長說的差不多，一陣風吹過來，夾帶著幾片枯黃的葉子，讓人不由得發抖。

身上痛得好像是被人打了一頓一樣，我勉強站起來，才發現這個地方自己根本不熟悉，正當我驚疑萬分的時候，我聽到了一陣熟悉的鈴聲。

這種鈴聲對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，甚至下意識地想要往鈴聲傳來的方向走去。

只是我剛走了一步就停下來，感覺很不舒服。

我聽到了什麼？我居然聽到了上下課的鈴聲。

這裡聽得到學校的上下課鈴聲……我一下子想到村長說要帶我去的那間新建的學校。

難道我們掉到了學校附近？

我先在四周找看看有沒有村長和司機的蹤影，沒見到人，只能困惑地循著剛才傳來上課鈴聲的方向走去，腳下的路有些泥濘，我心裡想著果然是正在建造中的學校，這些地方應該要鋪上草坪或者碎石子。

可是當我穿過這一片枯草地的時候，卻驚訝地發現，在我面前的學校並不是想像中的樣子。

在秋末蕭瑟的景致中，我面前的校舍顯得十分殘破，簡簡單單的兩層校舍，讓我想起在舊照片中會看到的小學校舍，整棟房舍散發著一股腐朽又殘破的氣息，門口停著幾輛生鏽的老式自行車，是七八十年代黑色的那種。

怪不得剛才的上課鈴聲還是那種「噹噹噹」很響的清脆鈴聲，而不是現在學校裡普遍使用的電子音樂鈴聲。

我好奇地走到校舍前面的空地，抬頭看向整棟校舍。

牆面龜裂得嚴重，牆壁上佈滿了水痕和霉菌，窗戶的玻璃也碎裂開來，上面沾滿了灰塵，木窗框上的油漆都剝落了。

這絕對不是新學校啊，剛才聽村長說，新建的校舍用了多少多少捐款——聽那個數字，怎麼樣也不會建造出這麼一間舊到不行的學校吧。

可是這裡如果不是村長要帶我來參觀的新學校，那會是什麼地方呢？

昏迷以前，車子衝出了公路，滑下了陡坡，那麼……這裡應該是在公路下面。我回過身抬頭四處看了看，這裡十分平坦空曠，不要說公路，甚至連棵高大的樹都沒有看到。

我怎麼那麼倒楣，摔到了這不知名的地方呢！人走背字的時候，真是什麼事情都會發生。

抬頭看向學校的二樓，我發現有幾個黑影閃過。

這麼舊的校舍裡會有人嗎？我困惑地看向校舍的大門口。雙開的大門中，其中一扇門板已經歪在一邊，另一扇則一副搖搖欲墜的樣子，我向裡面望了望——裡面黑漆漆的，可以看到門板桌椅什麼的，亂七八糟地堆滿了通道。

這樣的地方怎麼會有人呢？我再次困惑地向上看去，窗戶後面的確有幾個黑影，

似乎正在看我，那種窺探般的行為讓我很不好受。

我受不了地朝那裡叫問起來，「喂！有人嗎？請問這裡是哪裡？」

我連喊了三遍，那幾個黑影依然沒有任何反應，可是那種打量般的視線卻沒有消失，讓我感到非常氣憤。這幾個人到底在幹麼？我喊得那麼大聲，明明聽到了我的問題，卻還是沉默以對。

我從口袋裡拿出手機，打算撥打村長的手機號碼，竟然發現一格訊號都沒有，這讓我有些挫敗，由於無法找到可以聯繫的人，所以只能對樓上的人報以希望。

我猜測他們很有可能是附近村民家的小孩，現在是秋末，是特別忙碌的時刻，大人是完全沒有時間跑到這裡來的，小孩雖然也會被叫去幹活，但是如果偷偷溜出來玩，大人最多也就是教訓幾句。如果他們能告訴我怎麼離開的話，我肯定就不會計較剛才的事情。

我正打算走進去的時候，聽到有人的呼喚從身後傳來。

「吳警官！吳警官！」

我轉過頭，發現從另一側的小坡上跑過來一個男人。

我一時間想不起那個男人是誰，但是他對我猛招手，顯然是認識我，而且還叫我「吳警官」。

當然，我在警察學校還沒有畢業，在警局來說，也只是一個實習生，但是對外——不管我是不是正式的警察，大部分人禮貌上還是會在我的姓後面加上「警官」兩個字，聽起來特別有氣勢。剛開始我還挺不好意思的，總會跟人家解釋我只是一個實習生，但是後來就不再糾正了。

你想，每次人家出於禮貌，叫得好好的，你卻打岔，跟人解釋自己就是一個實習的，多妨礙溝通啊。更何況，我是屬於走後門的那種，一般來說這麼小的年紀，人家警局還不讓實習呢，走後門未免難以啟齒。

這年頭，什麼都講究勵志，沒錢沒關係，必須要有奮鬥精神，我雖然不是富二代什麼的，但是畢竟是靠關係進警局的，總是讓人看不太起，尤其我還是負責警民關係，這對工作也有一點點的影響，所以後來就不解釋了。

就算是實習生，我也是警察嘛。

「吳警官！」對方朝我拚命招手。

我本來打定主意去教室裡看看，但是現在有人在叫我，當然就先往那邊去了。

「來了！」我叫了一聲，向那個男人走去。跑了幾步回頭看看二樓的窗戶，那幾個人影還在，可惜一來是陰天，光線不好，二來玻璃上沾滿了污泥，我還是沒辦法看清楚。

「請問，你是？」我跑到那個男人前面，打量對方。三十出頭的年紀，下巴微微有些鬍碴，穿著一件單薄的夾克，上面沾滿了泥巴，好像在泥潭裡打了個滾一樣，削得極短的頭髮也是因為泥巴變成一撮撮的。

「我是小何啊，」對方的樣子有些著急，看到我還是一副茫然的樣子，連忙說，「哎呀，給你們開車的那個！」

他這麼一說，我立刻就想起來了，「小何……」我話一頓，別人叫他「小何」沒問

題，可我才十九歲，這麼稱呼好像有點失禮，於是連忙改口，「呃，何叔……這裡是什麼地方啊，我們是不是摔下公路了？」

「就是啊！」何叔對我的稱呼改變並沒有注意，他從口袋裡掏出手機，「怎麼辦，我的手機沒有訊號，你的呢？」

我也拿出手機，解鎖了以後把手機拿給他看，上面依然是一格訊號都沒有，他失望地歎了口氣。

「何叔，車子在哪裡？還有，村長呢？」我連忙問，事故發生以後，最重要的是確定人身安全，我們這輛車一共坐了三個人。何叔是司機，坐在前面的駕駛座上，村長和我坐在車子的後座，可奇怪的是，我醒來時卻沒有看到車子，也沒有看到別人，明明我們三個人同坐在一輛車子裡，就算車子翻落時，我彈出車外，也不至於會距離那麼遠。

何叔看起來十分焦躁不安，連說話都有些結結巴巴，「車、車子不見了，我睜開眼睛時，人就躺在湖邊，我沒看到村長，也沒見到你，是聽到鈴聲才……」說著，他的視線轉向我身後那座殘破的校舍。

我們兩個都沉默下來，面面相覩。

作為警察，雖然是實習的，但仍必須有個樣子。

於是立刻說：「哎呀，何叔，別擔心，我們不是都沒事嗎，村長也一定沒問題的。」

他有些擔憂地點點頭，顯然對我的話沒有信心，不過當下的情緒還算穩定，這讓我稍微安心一點，現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我們在哪裡，然後怎麼回村裡。

「那個，何叔，」我連忙問他，「你知道這裡是哪裡嗎？」

張哥負責的是周圍的鄉村，而我負責的主要市區，所以我對這邊的情況完全不清楚，如果張哥在的話就好了，他一定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。

何叔困惑地看著我身後的那座殘破的校舍，搖了搖頭。「我沒見過這間學校，想不出這裡是哪。」

其實，學校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，相對來說，人們也許會不知道區公所在哪裡，但是附近的學校位置肯定能說得出來，因為每個家庭都會有子女，而且自己小時候肯定也上過學，那一定是很熟悉的。

這個村莊叫和村，姓何的人居多，而和與何同音，取其「和順」的意思，命為村名。村子中的青壯年都到市區工作，因為通勤較耗時，所以大都會在城裡租個房子，方便上下班。而孩子呢，家裡有錢一點的是到市區內的學校讀書，通常是住宿制的，所以也很少回家。因此，和村裡大多是上了年紀的人，一個村莊如果只剩下年紀大的居民，通常是不太能發展起來的。為了改變這種情況，希望年輕人能在此紮根，村長等人就向善心人士募款，為和村建了間學校。

如果村裡有座學校的話，那麼和村的孩子就可以在村子裡讀書，而大人們捨不得孩子，也會有一部分人回村務農，或者幹別的活，這樣就會帶動整個村子的發展，附近村莊的孩子同樣也會來讀書，這樣對鄰近幾個村子都會形成良好的影響。

據張哥說資金募到以後，學校就開始興建，聽說工程已經接近尾聲，馬上就要剪

綵了，村長估計也是要炫耀一下，才非拉著我去看新學校，所以才出了這意外。總之，學校對這幾個村子來說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所以，如果有一間舊學校，何叔不可能不知道啊。

我困惑地回頭看著那間學校。如果村子本來有學校的話，只要翻修一下就可以了，何必再蓋一間呢，可是如果原來沒有學校……那我們眼前的難道是海市蜃樓嗎？

「不、不管怎麼樣，我們還是先找村長吧。」

何叔的話讓我從沉思中抬起頭來。

沒錯，現在去糾結學校的問題是沒有必要的，我們要先找到村長，一個大活人就這麼不見了，我怎麼向局裡交代啊。

「好。」我馬上拍板定案，跟何叔一道走。

村長肯定不在校舍裡，如果在的話，聽到我喊話，肯定會跑出來，村長到底是去了哪了？

對了，還有那輛車也得找。

按照距離來說，我們的車是從公路上摔下來的，那條公路我今天早上坐巴士來時走過，按理來說，我們應該是在公路的下面。這邊山路不算少，每年都會發生事故，但是完全沒有傷亡，因為山坡不高，大不了就是受點傷。

所以我心裡很篤定村長沒事，我和何叔雖然被摔得有點痛，還暈了過去，但是並沒有明顯受傷的痕跡，所以坐在我身邊的村長也肯定沒有問題的。

我的打算是，肯定不遠就是陡坡，然後上面就是公路，以陡坡為中心找尋村長，如果再沒找到，手機仍沒訊號的話，我們沿著公路走回村子也花不了多少時間，然後再按事故的程序走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。

我是警民關係科，跟交通科搭不上邊，我猜我錄個口供就可以回家了。

我想的挺好，可惜，和何叔走了一圈，卻沒有找到一絲線索。

沒有車子，也沒有村長的蹤影，甚至連陡坡和公路都沒有看到。

「不可能啊！」何叔激動地拉住我的手，「我們明明是從車子裡掉出來的，不可能找不到車子和公路，還有……村長。」

我的腦子也是亂成了一鍋粥，一點頭緒也沒有。

於是我想問何叔，「何叔，你說說看當時的情況，車子是怎麼掉下來的？」

何叔沉默了一下，似乎在回憶剛才的事故，我看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皺皺的煙，拿出打火機，抽起了煙來。我跟他要了一根煙，兩個人就坐在枯黃的草坪上開始回憶今天的事故。

「我接到村長的電話，說是要帶吳警官去看看新的學校，所以我把車子開到了村辦公室門口，」何叔一邊抽煙一邊回憶，「然後村長和你就坐上了車子，學校離村裡不遠，其實走路更快，不過那條路還沒有完全建好，所以我走上公路……」到這裡跟我的回憶符合，的確是這樣的。

「開著開著忽然車速就慢了下來……」

「等等，什麼叫車速慢下來？」我立刻問，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說法，車速慢下來

這種話，我這乘客說沒有問題，但是由司機說出來就有種奇怪的感覺，照理說，他應該說「我減速」之類的。

何叔愣了愣，顯然他之前沒有注意到這一點，所以他用一種思考的眼神看向我，「就是車子慢下來……我想可能是引擎的問題，或者別的什麼，所以我就再踩了一下油門……」

「然後車子就衝出了護欄？」我連忙問。

何叔點點頭，「其實我現在想想也覺得奇怪，我油門也沒有踩到底，不至於會暴衝啊……碰巧那裡是一個轉彎處，車子就這麼摔下山坡了……後來的事情，我就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，我醒來的時候，是在一個小湖邊，就是我們剛才經過的地方。」剛才的確是有經過一個小湖，旁邊還栽著幾棵樹，光禿禿的樹枝讓人感覺很不舒服，而聽完何叔的話，我更覺得奇怪了，何叔清醒的地方，跟我醒來的地方相差很遠。

雖然有些報導上說，交通事故的傷患所在的位置相距很遠，但是那通常是衝擊力造成的。比如說飛機自高處墜下，又比如說汽車爆炸，衝擊力會將人甩向四面八方，可我們並不符合這類情況。

第一點，公路下面就是一個陡坡，減緩了汽車衝撞的力道，第二，我們沒有看到汽車的碎片，身上也沒有傷痕，說明沒有發生爆炸——就算汽車爆炸，這種小型汽車也不會有這麼強的威力，能把我們彈飛那麼遠。

而且……我看向那間學校，如果這裡是公路底下，這麼短的距離，怎麼可能有兩座學校呢？而且連何叔都不知道這附近有所學校，何叔是和村的本地人，他都不知道，那——這所學校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於是我想起走到校舍裡去看看。

可是何叔的心思全在村長身上，說他還想繼續找找。

我也擔心村長，時間已經過去一個多小時，附近最明顯的地方就是這棟校舍，如果他沒事的話，肯定也會走到這裡來，但他至今沒出現……

我開始擔心他的情況不太好。

我和何叔決定再找一圈，往更遠的地方走走，如果能看到公路，就沿著公路回村裡求援，順便注意手機，一旦有訊號，馬上撥打求援電話。

可確定方向是一個問題，我是一個路癡，根本不分東南西北，連在市區裡都會迷路，不用說是在這種地方了。天空陰沉著，讓我有種天地一體的感覺，我只能跟著何叔走。

「何叔，你真的沒印象嗎？」我不死心的繼續問，「那可能是幾年前荒廢的學校，我看好像沒有人在上課了。」

身後又傳來一陣上課鈴聲，說明時間又過去了四十五分鐘。

何叔皺著眉，想了一會搖搖頭，「附近是沒有學校的，我們村子裡的孩子大多是到市區裡去讀書的，要不然就是附近幾個村合辦的學校，可是那座學校我去過，比這大多了。」

學校總不會突然冒出來啊。

還是應該去學校裡問問那幾個人這裡是哪，說不定可以省很多工夫呢。

我剛想這麼說的時候，走在我前面的何叔忽然停了下來，我跟在後面，差點撞到他的背上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我鬱悶，拜託，我走你後面欸。

何叔轉過頭，一臉驚異，甚至是恐懼，他的嘴唇有些顫抖，想說話卻又沒有說出來，抬起手指向前面，我的注意力全在何叔身上，這會兒才順著他的手指看向他指的方向。

我看到了學校。

我知道地球是圓的，但轉一個圈也不至於這麼快吧。

「再走一遍！」何叔拉住我的手，往回走去。

學校逐漸在我的視線中消失了，我的手腕被何叔拽得有些疼，但是沒辦法，他看起來情緒有些不穩定。

我們到了何叔醒來第一眼看到的湖邊。這座湖不大，天陰陰的湖水也呈現出一種死氣沉沉的灰色，湖中有著殘敗的荷葉，夏天這裡大概會有盛開的荷花。秋末的風帶著刺進骨頭般的陰冷，吹皺了死寂的湖面，我不由得拉緊了外套拉鍊。

何叔拉著我手腕的手在發抖，我知道，再往前面走，要嘛是另一番的景色，要嘛就是學校。

「我在這裡醒來的時候，就是往這個方向走的……」他忽然開口說，「我剛才和你又走了一次……」他回過頭看向我，然後沉默下來。

我也同樣沉默著，我剛才已經經歷過了一次，而何叔，他經歷了兩次。

他拉著我繼續向前走去，與剛才不同，他的腳步已經放慢，甚至十分謹慎，他看一眼周圍再走一步。

我也跟著如此做。

最後在我們面前的，依然是那座殘破的學校。

我們兩個互相看著，試圖在對方的臉上找出答案來。

可是沒有答案。

同樣是困惑和驚懼。

我很後悔自己要答應過來看學校，現在我們弄不清自己身在何處，也不知道村長是死是活，在我們眼前的，只有破敗的學校而已。

第二章

何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嘴裡唧唧咕咕的，我低頭去聽，只聽他模糊的聲音說：

「鬼、鬼……鬼打牆……」

鬼打牆這事我聽說過，其實警局裡並不像大家所想的那麼——科學，而我們家是警察世家，從我太爺爺開始就從事這個職業，並且引以為榮，所以很多非科學能解釋的案子，我是略有耳聞的。

我前不久還聽到過一件鬼打牆的事情，是幾位男女來報案，說是媳婦回娘家後失蹤了，問了娘家人，說她下午三點從娘家回夫家，但夫家人等了兩天都沒有見到她。人口失蹤以後一般二十四小時可以報案，他們會拖兩天才來是因家屬們發動

村裡的人又找了一天以後，才到轄區派出所報案。有人失蹤，這事說大不大，說小也不小，這年頭拐賣人口的少見，但是並非沒有，也可能是發生意外，所以警方派了人在那條路上來回找，也聯絡附近分局、派出所注意，直到四天後，才在一個山洞裡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女人。

當時那個女人的精神狀態不太好，事後詢問才知道她迷了路，說她走來走去都走不出山區的範圍，一個人十分害怕，所以只好躲在山洞裡。

她娘家與夫家很近，來來去去也就只有一條路，可她不知道怎麼的就走到了另一條路上，然後就轉不出來了，後來家屬們將這件事情歸於「鬼打牆」。

這事是我從同事口裡聽來的，事情到底是不是這樣，我是不知道，但從科學角度來解釋的話，就是人類行走時如果沒有參照物，或因天氣環境等等因素令眼睛無法幫助大腦修正方向，那麼人很可能會在一個地方打轉。

那麼放到我們身上，也是這麼個情況嗎？

我蹲下來對恐懼的何叔說：「何叔，我們去那所學校看看吧，說不定能知道這是哪裡。」我將他的注意力慢慢地轉移開來。

何叔還沉浸在恐懼中，聽我這麼一說，看看那棟學校，有些猶豫起來。

我知道他仍擔心村長的情況，畢竟那是他的頂頭上司。

「這樣吧，何叔，你繼續在四周找找村長和車子，我呢，就去那所學校裡看看。」其實我覺得兩個人應該一起行動，因為這裡處處都透著詭異，我擔心會有什麼危險。

何叔顯然也是這樣擔心的，他猶豫了半天說：「還是……我們一起再找一遍吧？」我抬頭看了下天空，比起剛才，天空又陰暗不少，我發現已經是下午四點多，天馬上就要黑了。如果能找到公路的話是最好的，如果找不到的話……我有些擔憂地看向那所學校，我不確定剛才在窗後的那幾個人還在不在，照理說，我應該馬上去找那幾個人問明情況，但是我卻莫名的猶豫，遲遲不這麼做。

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，所以我也沒有告訴何叔。

「好吧。」我點點頭，扶著他站起來。這次，我們往我醒過來的方向走。

可是走了一圈，看到的依然是那座殘破的學校。

最後一次鈴聲響過以後，許久都沒有響過，好像是放學的鈴聲。

這完全說不通，這所學校已經荒廢了，那上下課的鈴聲怎麼還在持續著？

我忽然愣住了。現在是秋末，大雁應該是最多的時候，而從醒來開始，我不但沒有看到大雁，更沒有聽到別的鳥叫，甚至連昆蟲的鳴叫聲和別的生物發出的聲音都沒有，只有微微的風聲。我發現，這裡好像除了我和何叔之外，沒有任何生物一般。

這個發現讓我有些驚慌。

「吳警官？」何叔看向我。

我連忙讓自己鎮定下來，這種情況下，換作我一個人肯定是又害怕又焦躁，但是身邊還有一個人，不能讓別人也陷入恐慌，尤其我是警察，這讓我稍稍冷靜下來。

「沒什麼，」我露出一個勉強的笑容，「看起來我們要在學校裡過一夜了，也許

明天天亮了就會找到路，而且村裡的人發現我們一夜沒有回去，一定會派人來找的。」

我這樣說，何叔似乎稍微放下了心，點點頭。

的確是這樣，如果村裡的人發現村長上午乘車出去，一夜未歸，當然會擔心，當他們沿著公路找過來時，一定能夠發現公路的護欄被撞斷了，沿著陡坡往下走，肯定能發現我們的蹤跡，而在等待救援期間，我要先照料好何叔。

別無選擇之下，我們只好往學校走去。一邊走，我一邊跟何叔以科學知識解釋鬼打牆，希望他先放下心來。

我走到學校門前抬頭向二樓看去，沒有看到那幾個黑影了，我問何叔有沒有看見人，他在那裡看了半天，說跟我看到的一樣，二樓窗邊根本沒有人。

我們走進一樓，何叔看了看樓梯間，對我招招手，「哎呀，吳警官，你看一樓的樓梯間堆成那樣，怎麼走過去？要不然就是小孩子……」

我往那看了一眼，的確，樓梯上亂七八糟地擺放著許多雜物，哪裡走得過去，更何況上面灰塵積得很厚，沒有看到什麼痕跡和腳印，我皺皺眉頭，難道我之前看錯了。

這棟校舍的一樓是全開放的，這是便於學生進出，正中間是樓梯間，通往二樓的教室。

因為二樓上不去，所以我們在一樓隨便找間教室過夜。

我們推開其中一間教室的門，裡面的課桌椅竟然擺放得十分整齊，因為教室的門窗一直關著，所以推開門的時候，有一股霉味衝出來，我和何叔連忙轉頭掩鼻。等教室裡的空氣好一點了，我跟何叔走進去看，黑板上寫著一些方程式，最後一個方程式寫了一半，粉筆還放在講臺上，好像老師正在上數學課，講課講到一半，忽然有事走了出去一樣。課桌邊掛著學生們的書包，想找些線索的我連忙翻開查看，翻到聯絡簿時就見上面是四月份的日期，但是沒有寫年份。

我困惑地看向何叔，對方的眼睛裡同樣盛滿了疑惑。

我又翻了幾個書包，都是一樣的，學生們隨手寫著日期，卻沒有寫幾年。

「我們……會不會根本不是在公路下面啊？」何叔的聲音有些顫抖，好幾次都差點咬到舌頭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我的心裡也開始七上八下，但是我下意識地不想往那個方向去想。他吞了口口水，沒有說話，只是愣愣地看著我。

我知道我們心裡都是那麼想的，但是誰也不願意明白肯定地說出來，因為一旦擺到明面上，可能就會引起完全的恐慌。我被何叔看得心裡發毛，我知道，如果我們不是掉在公路下方，那麼一切都說得通了，如果不是在公路下方，我們當然看不到公路，出現一間不為人知的廢棄學校也有可能。

我下意識地把手機拿出來，上面依然沒有訊號。

我看著手機，絕望充滿心裡，這裡既走不出去，周圍又彷彿沒有任何生物一般，夜幕即將降臨，我剛才已經拚命壓抑自己的恐慌，但是這會兒，我發現我的手指都在發顫。

我只是一個大學生而已，在警局也只是個實習的，老天給我的這個考驗未免太大了吧。

我不敢去看何叔，我怕把我恐慌的情緒傳遞給他，剛才我還能不表現出來，但是這會兒……我慢慢地沒有把握了。

我們兩個誰也不看誰，沉默著將教室裡的桌子搬了幾張拼在一起，打算晚上睡在上面。玻璃窗有些已經碎掉了，我站在窗前看向校舍後方的草地。草地的後面似乎是一片小樹叢，更遠的地方已經變得模糊，幽暗的天色令視野更為受限，夜霧已經慢慢地籠罩住遠處的樹林，晚上想要離開這裡，更加不可能了。

我們倆將破了的窗戶用窗簾擋起來，防止風灌進來，雖然沒到冬天，但是這種天氣晚上還是挺冷的。本來想一起出去拾點柴火，但是何叔說他一個人去就好，讓我留在這裡整理一下。我一想也好，反正前面就是小樹林，樹枝多的是。

我於是點點頭，自己開始整理起來，課桌裡大多數是書本，這裡的桌椅十分老舊，課桌大多不太平，學生們自己壓了些東西在桌腿下保持平穩。椅子則是五花八門，什麼樣的都有，好像都是從自己家裡拿來的。

我覺得很奇怪，怎麼教室裡的東西都在，人卻不知去向。我往外看了看門牌，發現這裡是一所國中，上面寫著一年二班。

我把一些桌子移開，空出一塊地方來，準備等一下生火。

問題是我們沒有食物，恐怕得餓一個晚上了。

不一會兒，何叔走了進來。他抱著一摞樹枝，一邊抱怨著：「差不多都濕了，只找到這些……」柴火的確不多，但是也比沒有的好。

不一會兒，夜色降臨，加上夜霧漸濃，等升起火以後，玻璃窗上結了一層小小的水珠，我站在窗旁，感覺寒意從窗縫裡鑽進來，秋末的夜晚是很冷的。

何叔坐下以後，好像一直在發呆，眼睛直勾勾地看著牆角不說話。

手機的電量已經不多了，我於是把手機關掉，打算過段時間再打開來看看有沒有訊號。今天沒有回家的話，爺爺應該會挺擔心的，這個時候我擔心別人不知道我失蹤，又擔心知道我失蹤的人擔心。晚上山路危險，爺爺雖然挺硬朗，但是到底是上了年紀，要是來了反倒令人擔心……

教室內從剛才開始就一直是沉默的，我想跟何叔講講話，這沉悶的氣氛實在讓我受不了，可我竟看到何叔在火光下的影子，搖搖晃晃扭曲成一個奇怪的形狀，何叔身前背後沒有任何障礙物，影子不至於這麼奇怪……我的背脊一下子竄過一陣涼氣，皮膚上起了一粒粒的雞皮疙瘩。

但是等我仔細看的時候，何叔在火光下的影子好好的，一點變化也沒有。

我愣了愣，隨即自嘲地撇撇嘴角，可能是今天太累了，所以眼花看錯了。

我這樣想著，也沒任何猶豫地開了口，「何叔，別擔心，明天天亮了，說不定就能走出去。」我安慰何叔，他的眉頭皺在一起，看起來很沮喪。

何叔搖搖頭，沒有說話。

我又連忙說：「哎，說不定不用明天，今晚村裡的人就發現我們出意外，他們下來搜索，看到這裡有學校，進來就能找到我們了。」

何叔終於看向我，表情凝重的說：「吳警官，你不覺得奇怪嗎，這附近該沒有學校，不然幹麼又建新的？但這所學校也不像是平空冒出來的，怎麼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呢。」

你問我，我怎麼會知道，你都不知道這裡有學校，我是第一次來，更加不知道了。

「大概是以前廢棄的學校吧，」我淡淡的道，「也許是沒有注意……」

何叔愣了愣，過了一會才抬頭說：「這也有可能，吳警官，我不是本地人，是三年前來到這個村子的，有可能這間學校是更久以前廢棄的，所以我沒有聽說過也很正常。」說著，他鬆了一口氣，好像終於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。

「原來何叔不是本地人。」我不由得驚訝起來，我以為何叔住在和村，應該就是和村的人，原來我被這種慣性思維給困住了，我不由得笑起來。

這樣一來，有何叔不知道的廢棄學校也是正常的，這間教室裡的教材是我以前讀書的時候用的，教材每過一段時間會修訂，我國三的那一年教材更新，那麼這所學校廢棄至少有四五年的時間，跟何叔的時間就對上了，他不知道這裡有所廢棄的學校是理所當然的。

想到這裡，我終於鬆了一口氣。剛才我還很擔心，因為比起迷路，這裡讓我覺得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奇怪空間，找不到汽車的殘骸，也找不到離開的公路，手機也沒有訊號。

我和何叔繼續閒聊，我才知道原來何叔的家鄉是更遠地方的村子，不屬於我們這個市縣，因為有個親戚住在這裡，他那時剛剛離婚，不想和前妻待在一個村子裡，正好和村的村長在找司機，親戚把這個消息告訴他，他就過來這裡當司機。

何叔問起我，得知我是大學生顯得很驚訝，我告訴他我才大二，他笑起來，「啊，也是呢，看你那麼年輕，還像高中生呢。」

說著說著，兩個人都有了倦意，加上今天事發突然，兩個人的精神都十分疲憊，所以互道晚安以後，躺到課桌上，迷迷糊糊睡著了。

半夢半醒間，我能聽到火焰燃燒木材發出的劈劈啪啪聲響，但是眼睛就是睜不開。恍惚中，我發現自己置身在一片黑暗之中。我知道自己是在夢境裡，很奇怪，我第一次那麼確定，明明我能感覺到黑暗中潮濕的，令人窒息般的黏膩空氣。

我抬起手，手指在濃重的黑暗中顯得十分蒼白，左右看了看，無論哪個方向都是深沉的黑暗，讓我有種被石頭壓住般的沉重感。

忽然，我聽到一種低低的吼叫聲，那種彷彿要穿透耳膜般的吼叫聲，雖然很輕，但是讓我覺得異常可怕，連腳都開始打顫，一時站不穩，一下子坐到了地上。

我從沒聽過這種奇怪的叫聲，有些像是老虎的低吼聲，那聲音有股直達心臟的震撼力，讓人忍不住產生畏懼。我以前看故事書的時候，讀到山林裡老虎一叫，小動物們要嘛飛快地逃跑，要嘛就是腿軟得跑不動，都不禁哈哈大笑，但現在一聽這個聲音，我可笑不出来了。

我聽到那個低吼聲越來越近，彷彿聲音的主人正緩緩地接近我，我拚命地想站起來逃跑，偏偏越想越站不起來。我的膽子並不是很小，但這會兒卻有想尖叫的窩囊衝動。我只能拚命告訴自己，這是夢，這是夢……

快醒過來！

隨著腳步聲越來越近，我明知這是夢境，卻有種絕望的感覺。

為什麼還不醒過來？！

因為周圍十分黑暗，我的眼角只看到對方的一隻腳，其餘的地方隱沒在黑暗中，無法看見。

這裡明明沒有任何光源，但我卻可以看到一隻動物的腳出現在我面前，像是鹿的腳，可是上面覆蓋著雪白的鱗片，帶著寒冰般凜然的感覺，森冷的氣息彌漫開來，讓我忍不住打了個冷顫，彷彿周圍的氣溫一下子降到零度一樣。

我想往後面挪，但是完全使不上力氣。

我忽然想到一種動物，那種動物也有這樣的腿，腿上也覆蓋著鱗片——麒麟，傳說中，麒麟慈悲，愛護眾生，不傷人畜，不踩踏花草。

可是麒麟與火焰有關係，這種森冷詭異的寒氣，彷彿是從地獄深淵裡湧上來的，鑽入人的骨頭，令人感到恐怖陰冷。

我覺得自己的心臟像是要緊縮起來一般，感覺呼吸困難，連指尖都是僵硬的。

可是那隻動物卻沒再往前走，我定下心神想要窺探一二，偏偏膽子不夠大，不敢走過去看，對方藏身在一片濃厚的黑暗，只能看到那一條腿。

這會兒我抬頭向上看過去，原本以為同樣是黑漆漆的一片，不料，上面居然有一個圓圓的光亮，我看了半天，才知道那是一個洞口。我起先還以為是月亮呢，但是月亮沒有這麼大，也沒有這麼明亮。洞口雖然明亮，卻沒有一絲光線照進來，讓人感覺特別不安，就好像光線都被黑暗吞噬掉了一樣。

原本安靜的黑暗中，那隻野獸再次發出低低的吼叫聲，讓我再次感到毛骨悚然，這次，我看到牠的蹄子微微地動了動，向前微微地邁出一步，氣勢懾人卻又優雅

.....

就在要看到那隻動物的全貌的時候，我一下子從夢境中驚醒了。

我微微地喘著氣，那個夢境如此的真實，好像我一伸手就能觸碰到那隻動物一樣。雖然對牠滿懷恐懼，但是不可否認，看到牠要從黑暗裡走出來時，卻又有按捺不住的好奇。

我花了好一會兒才從那太過真實的夢境中脫離出來，這時候才發現背上衣服被冷汗浸濕了。我迷迷糊糊地看向窗外，夜色深沉，沒有一絲光亮，彷彿教室外面就是另外一個世界，或者是在某隻怪物的胃裡。

我突然覺得周身陰冷，想說火堆大概已經熄滅了，轉身想下去將火堆重新點燃。才發現火堆沒有全滅，燒焦的樹枝間還有隱隱的火光，當然，取暖是不夠的。

會覺得冷是因為外面有風吹進來，我記得睡覺的時候，門是關著的，大概是何叔開的，也是，在密閉的房間裡升火，很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。

可是我轉頭看向何叔睡的那幾張桌子的時候，卻沒有看到何叔。

我渾身一陣激靈，一下子坐了起來。我摸出並打開手機，現在是凌晨三點，離天亮還有三個小時，何叔怎麼不在教室裡？我剛想站起來，就聽見輕輕的腳步聲從教室外面傳過來。

我立刻就躺了下來，我之所以裝睡，是因為我看到了走過來的人動作奇怪。藉著黯淡的火光，我看到何叔佝僂著身子走來，並不是老人那種直不起身子的感覺，而是像某種動物弓著背的樣子。

我趁著他不注意的時候，翻身面對牆。

我之所以這樣做，一方面是因為我這個人裝睡的本事不好，容易露餡，另一方面……好吧，我其實很膽小。

何叔的樣子跟白天完全不同，讓我一下子感覺陰森森的。

房間裡比剛才更陰冷了，火焰沒有完全熄滅，我依然能在牆面上看到何叔的影子，知道他正在朝我走近，不由得更加緊張。他明明一步步靠近我，我卻沒有聽到任何的聲音，不比剛才還有一些腳步聲，我的手緊緊攥成拳頭，論打架，我也是從小打到大的，那傢伙有影子，應該不是鬼魂之類的東西，我就不信，我會被他怎麼樣。

我這樣想著，心倒慢慢地鎮定下來，不知道何叔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。

我感覺到他已經離我很近了，我甚至能聞到他身上散發出的奇怪騷味，有點像以前鄰居家養的貓……不，比那種家養的貓有股更重的騷味，讓我有屏住呼吸的衝動。我看到那個影子晃來晃去，何叔似乎在我身後走來走去，我能感覺到他走動時引動的微風，頓時有我現在好像是一隻青蛙，正被一條蛇給盯著的感覺。

連外面的風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變了，吹過窗戶的時候，發出嗚嗚的聲音，就好像一群人正在哭一樣。

當我忍無可忍的時候，牆壁上的那個影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消失了。

四周靜悄悄的，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。

我沒有勇氣轉過身，只因那種被盯著的感覺並沒有因為牆上的影子消失而消失，反而更加強烈。

我的精神極度緊張，可是疲倦又排山倒海地湧上，加上前半夜作夢作得很累，我竟然迷迷糊糊地睡著了。